

Analysis of Tang Legendary Verse

Fu Shanming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Tang legend in the integration of poetry and other verse is a major feature of Tang legend. The poetry themes integrated into the Tang legend are diverse, mainly five-character quatrains, five-character verses and seven-character quatrains ; the most integrated into poetry in a single legend is Youxian Grottoes, and the most integrated into poetry in a legendary collection is Riginal Poetry. The poetry in the legend of the Tang Dynasty plays a dual role of separation and integration. The highest realm of integration is to create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of poetry in the legendary text. Tang poetry is the literature of the Tang Dynasty, which is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Tang legend with a large number of verses. The high poetry accomplishment of the Tang legend's author and the prevalence of Wenjuan and Xingjuan are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reasons for the prosperity of the Tang legend verse. The Tang legend recipient is also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literati with high cultural accomplishment.

Keywords

Tang legend, Rhyme, Poetry Pen, Author, Reader

唐传奇使用韵文的作用及原因探析

付善明*

天津理工大学语言文化学院

内容摘要:

唐传奇中融有诗歌等韵文是唐传奇的一大特色。唐传奇中融入的诗歌题材多样,以五言绝句、五言律诗和七言绝句为主;单篇传奇文融入诗歌最多者为《游仙窟》,传奇集融入诗歌最多者为《本事诗》。唐传奇中的“诗笔”起到间离与融合双重作用,融合的最高境界为在传奇文中创造诗歌的意境。唐诗为唐一代之文学,是唐传奇荣有大量韵文的文化背景,唐传奇作者较高的诗文修养和“温卷”“行卷”的盛行,是唐传奇韵文兴盛的主客观原因,唐传奇接受者为高度文化修养的文人士子也是重要的原因。

关键词:

唐传奇; 韵文; 诗笔; 作者; 读者

*付善明, 山东费县人, 天津理工大学讲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小说。

前言

六朝志怪和志人、唐传奇、宋元话本、明清章回小说皆可称为一代之小说。宋洪迈称唐传奇“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桃源居士在《唐人百家小说序》中也继洪迈之后将唐传奇与唐诗并称：“唐三百年，文章鼎盛，独律诗与小说，称绝代之奇。”¹因唐人通常以歌律赋事、抒情，文多徵实；而唐人小说摛词布景翻空出奇，纤怪如锦机鬼斧。桃源居士一如洪迈，高度评价唐传奇的成就。从此角度来看，李白、杜甫和韩愈、柳宗元等唐诗大家也不能与孟郊、陆龟蒙、沈亚之、段成式辈唐传奇作家相竞高下，所谓当行本色，各有擅场。

对于唐传奇中融有的韵文来说，作为主流文体的唐诗的影响和唐传奇作者的文化修养是主要方面。唐传奇虽说和诗律并称一代之奇，不过唐传奇的兴盛较律诗要晚。唐代传奇文和传奇集的兴盛期为中唐时期，要较唐诗的兴盛期晚几十年。唐代是诗歌兴盛的时代，诗是唐代的“一代之文学”。在此情况下，诗歌对于唐传奇的影响可谓巨矣，这从唐传奇中所融有的诗歌数量和质量上均可看出。唐传奇中的韵文较六朝小说高出太多，唐传奇也是文言小说和诗歌契合的极度密切的一种小说类型。下面我们结合唐传奇文和传奇集来分析其中融有的诗歌情况。

一、唐传奇中融有的韵文统计

本次统计针对唐传奇而言，单篇传奇文和传奇集分别统计，从而可以看出不同传奇篇目和传奇集间融有韵文在类型和数量上的差异。

表 1-1 单篇传奇文中融有的韵文统计

篇名	作者	融入韵文统计
古镜记	王度	歌 1
游仙窟	张文成	五绝 50 五律 12 七绝 4 六言律 1 古诗 8 引《诗经》 6
柳氏传	许尧佐	词 2
李章武传	李景亮	古诗 1 五绝 6 七绝 1

¹ 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789 页。

柳毅	李朝威	楚歌 3
三夢記	白行簡	七絕 3
東城老父傳	陳鴻	古詩 1
長恨歌傳	陳鴻	謠 2 古詩 1
鶯鶯傳	元稹	五絕 2 五律 1 七絕 2
周秦行紀	韋瓘	七絕 7
湘中怨解	沈亞之	楚歌 3
異夢錄	沈亞之	五律 1 七絕 1
感異記	沈亞之	五絕 5 七絕 3 古詩 2
秦夢記	沈亞之	五絕 1 五律 1 楚歌 1 歌 1
鄭德璘	不題撰人	七絕 5
蘭亭記	何延之	五律 2
唐暉手記	唐暉	五絕 3 五律 1 古詩 1
高力士外傳	郭湜	五絕 1
東陽夜怪錄	王洙	五絕 4 五律 1 七絕 9
大業拾遺記	佚名	五絕 8 七絕 2 古詩 2
隋煬帝迷樓記	佚名	五絕 5 七絕 1 古詩 4
隋煬帝海山記	佚名	五律 1 詞 8 古詩 1
隋煬帝開河記	佚名	石銘 1
梅妃傳	曹邴	七絕 2
譚意哥傳	秦醇	七律 1 七絕 2 詞 2

表 1-2 传奇集中融入的韵文统计

传奇集	作者	融入韵文统计
玄怪录	牛僧孺	五绝 6 七绝 5 歌 3 酒令 2 联句 1 古诗 10
续玄怪录	李复言	五绝 6
博异志	谷神子	五绝 2 五律 1 七绝 2
纂异记	李玫	五绝 5 五律 5 七绝 14 七律 13 古诗 13
甘泽谣	袁郊	七绝 3 七律 1
传奇	裴铏	五绝 4 五律 1 七绝 40
三水小牍	皇甫枚	五绝 1 七绝 8 七律 1 古诗 1
本事诗	孟棻	五绝 10 五律 5 七绝 26 七律 1 六绝 1 古诗 7 词 3 联句 1
桂苑丛谈	严子休 (五代)	五绝 5 五律 1 七绝 4 七律 1
开元天宝遗事	王仁裕 (五代)	五绝 1

以上共统计融有韵文的单篇传奇文 25 篇，有代表性的传奇集 10 部（其他非传奇集者，如史料笔记之类未计入；小说中人物作诗、引诗仅二句者不计入）。

单篇传奇文融入韵文最多者为《游仙窟》，共计 81 首；其次为《东阳夜怪录》14 首，《大业拾遗记》12 首；再次为《感异记》《隋炀帝迷楼记》《隋炀帝海山记》各 10 首；《李章武传》8 首，《周秦行纪》7 首，《莺莺传》《郑德璘》《唐暉手记》《谭意哥传》各 5 首，《秦梦记》引诗 4 首；其他传奇文各引 1 至 3 首不等。引诗 10 首以上的单篇传奇文为所有融有诗歌传奇文的 24%，引诗 4 首以上的占 52%。

所统计的 25 篇传奇文累计融入韵文 199 首，其中近体诗 149 首：分别为五言绝

句 85 首, 五言律诗 20 首, 七言绝句 42 首, 七律 1 首, 六言律诗 1 首; 词 13 首。古体诗共计 37 首: 分别为古诗 22 首, 楚歌 7 首, 引用《诗经》中诗歌 6 首, 谣谚 2 首。近体诗占融入诗歌总数的 75%, 古体诗比例为 19%, 词为 6%。引用《诗经》所占融入诗歌总数的比例为 3%。

所统计的传奇集中融有韵文最多的一部为《本事诗》, 计 54 首; 第二、第三分别为李玫《纂异记》50 首和裴铏《传奇》45 首; 其次为牛僧孺《玄怪录》27 首, 《三水小牍》《桂苑丛谈》各 11 首。融有 40 首以上的传奇集占总比例的 30%, 10 首以上的传奇集占比为 60%。

所统计的十部传奇集共融入韵文 214 首。其中近体诗为 173 首, 占总比例的 81%: 七绝 102 首, 五绝 40 首, 七律、五律分别为 17 首和 13 首, 六绝 1 首。古体诗 31 首, 占比为 14%。另有词和歌各 3 首, 酒令、联句各 2 首。

单篇传奇文和传奇集, 共融入韵文 413 首, 其中近体诗 322 首, 占比为 78%; 古体诗 68 首, 占比为 16%。近体诗比例占压倒性优势, 近体诗中以七绝和五绝为两种主要的诗歌类型。另一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词出现在唐传奇中, 可见唐传奇对最新类型诗歌也有吸纳。

唐传奇与六朝小说中所融入韵文的一大区别, 即为近体诗歌占绝大部分比例; 魏晋六朝志怪、志人小说中所融有的韵文类型如曲、俚语、卜辞、赞、颂等, 唐传奇中已很少甚或无此类型, 引用古诗现象较少。小说所融入的韵文随诗歌的发展而不断有新的变化, 唐代最为盛行的诗歌类型如五律、五绝、七律、七绝在所有唐传奇韵文中占比例近八成, 这与六朝时期小说韵文种类繁多相比, 也是一大区别。

二、“鸟花猿子, 纷纷荡漾”的唐传奇韵文

唐传奇作者在堪称一代之文学的唐诗领域之外, 大刀阔斧开辟出一块领地, 并将唐传奇这一全新的小说类型创作得声誉鹊起、异彩纷呈。唐传奇承袭于敷衍故事派小说, 并对六朝志怪做了脱胎换骨的转变, 从而使得以“实录”为尚的小说类型一变而为“叙述宛转, 文辞华艳”的全新类型。唐传奇题材广泛, 举凡爱情婚姻、

师尼僧道、仙凡鬼怪、皇宫内苑、巨僚胥吏、迁客骚人、剑仙侠客、市井细民、藩镇割据等皆措诸笔下，而尤为人所称绝者为爱情婚姻类题材，所谓“小小情事、凄婉欲绝”也。唐传奇中融入的韵文也如传奇文一样，题材多样、炫人眼目。

爱情婚姻题材是唐传奇文中最为引人瞩目的篇章，《游仙窟》《柳氏传》《李章武》《霍小玉传》《李娃传》《莺莺传》《流红记》等均是。其中融入的诗歌也是缠绵悱恻、凄婉感人。唐传奇中较早进入读者视野的是张鷟的《游仙窟》，其融入韵文数为单篇传奇文之冠。《游仙窟》因所描写的狎妓生活内容而为部分研究者所诟病，其实在封建社会特别是唐代，实属时尚。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即对其有所介绍，并称其“文近骈俪而时杂鄙语，气度与所作《朝野佥载》《龙筋凤髓判》正同”²。在为1929年北新书局出版的章廷谦校注本《游仙窟》所作《〈游仙窟〉序》中，鲁迅进一步指出“亦为治文学史者所不能废矣”³。李时人论曰：“在中国小说史上，《游仙窟》是极富创造力的作品。”“在中国古代小说兴起之初，《游仙窟》就示范性地展示了小说艺术的各个方面。”“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真正走向成熟的标志”⁴。《游仙窟》为张鷟自叙其奉使河源，经积石山“神仙窟”遇十娘五嫂，双方诗酒唱和中调情，在诗中综合运用比喻、隐语、双关等诸手法表达情意，其后“余”留宿十娘陪侍，止宿而去之事。《游仙窟》全文叙述文字骈散相间，对话则用诗歌，从而达到韵散结合的良好效果。全文通过人物吟诗来抒发感情、表达爱意、挑动情思，如：十娘接琵琶入手尚未弹间，“仆”咏诗曰：“心虚不可测，眼细强关情。回身已入抱，不见有娇声。”十娘应声咏曰：“怜肠忽欲断，忆眼已先开；渠未相撩拨，娇从何处来？”男女双方之眼见心期已明白可见。其后五嫂提议通过“断章取义，唯须得情”来传达爱意：十娘引《诗经·周南·关雎》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句示爱，“余”则引《诗经·周南·汉广》中“南有胶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句表达自己追之唯恐不得的矛盾心态；五嫂欲作媒妁以通二人之好，引《诗经·豳风·伐柯》“折薪如之何？匪斧不斲。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⁵以证之。十娘又引《氓》“女也不爽，

² 鲁迅：《鲁迅全集》第0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

³ 鲁迅：《鲁迅全集》第0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1页。

⁴ [唐]张文成，李时人、詹绪左校注：《游仙窟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9~32页。

⁵ [唐]张文成，李时人、詹绪左校注：《游仙窟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3页。

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来表达可能被对方遗弃的隐隐担心，而“下官”则引《诗经·王风·大车》“穀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余不信，有如皦日”⁶以示对十娘的爱情之忠诚。以上所引《诗经》中诗句，也是唐传奇中较为少见的引前代诗歌来传情。更多的则是小说中人物或作者、同时代诗人诗作。文中咏物诗多用双关。如“下官”咏笔砚之诗曰：“摧毛任便点，爱色转须磨。所以研难竟，良由水太多。”⁷所引诗歌均为借物传情，语带双关，通过笔砚、酒杓、酒盏、弓弩来抒发双方的相互爱慕之情和云期雨意之假想。《游仙窟》中人物自作诗皆类宫体诗，格调不高，不过在小说诗词中切合人物身份，有利于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故为成功的小说诗词。

唐传奇中的爱情诗，有男女双方因一见钟情而作诗，如《郑德麟》篇郑德麟见韦氏后题诗红绡赠之曰：“纤手垂钩对水窗，红蕖秋色艳长江。既能解珮投交甫，更有明珠乞一双”⁸。有恋爱中男女赠诗约会，如《莺莺传》崔莺莺赠张生《明月三五夜》诗。有正热恋却不得不分手时，男女互赠信物并诗，如《李章武》篇李章武欲归长安前，赠王氏子妇交颈鸳鸯绮并赠诗曰：“鸳鸯绮，知结几千丝。别后寻交颈，应伤未别时。”王氏子妇回赠其白玉指环并赠诗曰：“捻指环相思，见环重相忆。愿君永持玩，循环无终极。”⁹有女子被男子始乱终弃后的怨恨，如《莺莺传》崔张各自嫁娶后，张生欲以外兄求见莺莺，崔对于张的抛弃形于言表：“自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赖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¹⁰唐传奇中融有的韵文也有因爱人夭逝而作的，如《秦梦记》沈亚之穿越至秦朝娶秦穆公公主弄玉，未久弄玉死，亚之受命作挽歌曰：“泣葬一枝红，生同死不同。金钿坠芳草，香绣满春风。旧日闻箫处，高楼当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闭翠微宫。”¹¹沈亚之虽借梦写情，因梦穿越，实际上也是人间男子在爱妻歿后所抒发的深深感情，感叹不能同生共死，金钿坠地、春绣舞风，旧日欢会处，惟有明月映帘栊。

⁶ [唐]张文成，李时人、詹绪左校注：《游仙窟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4页。

⁷ [唐]张文成，李时人、詹绪左校注：《游仙窟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3页。

⁸ 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87页。

⁹ 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6页。

¹⁰ 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39页。

¹¹ 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62页。

花妖鬼怪作诗是唐传奇所融入韵文中的类型。鬼诗可分为两类，一为鬼魂作诗，一为活人所作诗而说鬼话。前者如《周秦行记》中薄太后、王嬙、戚夫人、杨玉环、齐潘淑妃、绿珠等所作诗皆是，如王嬙诗曰：“雪里穹庐不见春，汉衣虽旧泪垂新。如今最恨毛延寿，爱把丹青错画人。”杨贵妃诗曰：“金钗堕地别君王，红泪流珠满御床。云雨马嵬分散后，骊宫不复舞霓裳。”¹²各人所咏篇什，皆切合自己的身世，且道尽悲惨结局。戴孚《广异记·常夷》篇，朱秀才遣小童送常夷书亦为鬼诗，中有“自我辞人世，不知秋与春”等语皆可为证。李玫《纂异记》中《许生》篇记唐“甘露之变”中罹难四相化为鬼魂后相聚，亦作诗以自适。后者如牛僧孺《玄怪录》中《魏朋》篇，记建州刺史魏朋素无诗思，辞官后客居南昌；后因病忽索笔抄诗曰：

孤愤临清江，每睹白日晚。松影摇长风，蟾光落岩甸。
故乡千里余，亲戚罕相见。望望空云山，哀哀泪如霰。
恨为泉台客，复此异乡县。愿言敦畴昔，勿以弃疵贱。¹³

作者谓“诗意如其亡妻以赠朋也”，窥其孤临清江、每睹日落，松影长风、月光巉岩，离家千里、亲戚罕见，远望空山、泪落如霰，在异乡他县为泉台客，等等，则为活人作鬼诗无疑。

物怪作诗是传承自六朝志怪同类题材而又有较大的发展。《异苑》中《青桐树》篇、《搜神记》中《丁令威》篇均有精怪作诗。王度撰《古镜记》中有老狸所化婢鸚鵡之歌曰：“宝镜宝镜！哀哉予命！自我离形，于今几姓？生虽可乐，死必可伤。何为眷恋，守此一方！”¹⁴老狸对于自己的幻形入世，和既被宝镜现形后而不能再生的眷恋，在此数语中有悲凉的倾诉。《玄怪录·滕庭俊》篇叙毗陵掾滕庭俊赴洛调选，途经荥阳，遇大苍蝇、秃帚为怪与其吟咏欢会，后滕积年热疾因之顿愈事。麻束禾诗云：“自与浑家邻，馨香遂满身。无关好清静，又用去灰尘。”和且耶诗

¹² 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52 页。

¹³ 牛僧孺：《玄怪录》，程毅中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2006 年版，第 125 页。

¹⁴ 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4 页。

曰：“冬日每去依烟火，春至还归养子孙。曾向苻王笔端坐，迩来求食浑家门。”¹⁵二怪诗皆切合其身份，自叙身世。同书《元无有》篇叙元无有于仲春末行维扬郊野，傍晚于路旁空庄避雨遇四怪吟诗事。窥其诗，则各怪所咏亦恰如其职能所在。元无有者，实无此人此事也，正可推知本文为作者“有意为小说”之作。汪辟疆认为王洙《东阳夜怪录》或为据《元无有》所作，而推其波澜，“虽极奇闳，冗而寡味矣”。¹⁶《东阳夜怪录》叙成自虚夜行渭南县东阳驿南，求宿古寺，遇八怪各吟咏佳什，天亮后成自虚发现各怪，其后由一老叟述诸怪来历事。八怪博学多才，用典恰切，如安智高之诗句“万壑千峰在一拳”“此身应便老双峰”，卢倚马之“争利贪前竞着鞭，相逢尽是尘中老”“赖有青青河畔草，春来犹得慰羁情”，敬去文之“当时正逐秦丞相”，奚锐金之“舞镜争鸾彩”“霜晓叫荒村”，朱中正之“乱鲁负虚名，游秦感宁生”诸句，胃藏瓠之“一从离子卯，应见海桑田”等，皆切合各自身份。物怪夜话是唐传奇中的一大题材，除以上各例外，裴鏞《传奇·宁茵》、张读《宣世志·张鋌》、柳祥《潇湘录·贾秘》等均属此类。揆以上诸篇所作诗，则《元无有》和《东阳夜怪录》各有擅场；从文章结构、艺术成就等方面来说，则后者自当胜出。物怪夜话类题材影响深远，蒲松龄《聊斋志异》中有很好的发展，如《苗生》篇虎怪诗，《绿衣女》诗等。

承继六朝志怪中的宣教之作，唐传奇中也有多篇宣教类小说，与之相应的，是宣教诗在小说中的大量涌现。《玄怪录·杨敬真》篇叙虢州受良县长寿乡天仙村村妇杨敬真与其他四女成仙事，马信真诗曰：“几劫澄凡思，今身仅小成。誓将云外隐，不向世间行。”杨敬真亦继作诗曰：“人世徒纷扰，其生似舜华。谁言今夕里，俯首视云霞。”¹⁷其他三女亦各有诗。观五人诗，皆叙自己修炼事，并作出世语，应为道教宣教之作。同书《凉国武公李愬》叙凉武公李愬战功卓著、仁恕为怀，累被封赠；被召回日，其衙门将石季武梦八道士迎武公，持节道士让季武转告武公诗曰：“耸轡排金阙，乘轩上汉槎。浮名何足恋，高举入烟霞。”¹⁸后凉国公果如石季武梦中所叙而至，月余而薨。作者以为谪仙数满而仙去。持节道士“浮名何足恋，

¹⁵ [唐]牛僧孺，程毅中点校：《玄怪录》，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4页。

¹⁶ 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98页。

¹⁷ [唐]李复言，程毅中点校：《续玄怪录》，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42页。

¹⁸ [唐]李复言，程毅中点校：《续玄怪录》，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49页。

高举入烟霞”诗句，即为劝李愬抛却尘世凡俗而修仙之意。袁郊《甘泽谣·圆观》叙洛阳惠林寺僧圆观三生事，圆观歌曰：“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常存。”寺前又歌曰：“身前身后事茫茫，欲话因缘恐断肠。吴越山川游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¹⁹前诗为感谢李源守信相访，且叙自身佛性长存；后诗则有预示李源不久将逝之意。后文则径叙后三年，李源拜谏议大夫；又一年，李亡。除以上诸篇外，道教宣教之诗作有裴铏《传奇·韦自东》篇道士诗，《陶尹二君》中古丈夫和毛女诗，《封陟》篇上元夫人诗；《纂异记·嵩岳嫁女》王母、穆王、汉武帝等人歌，《蒋琛》篇诸诗歌，等等。

除以上几类诗歌外，唐传奇中尚有讽时类诗歌：如《东城老父传》时人语曰：“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能令金钿期胜负，白罗绣衫随软輦。父死长安千里外，差夫持道挽丧车。”²⁰讽刺玄宗宠斗鸡童事。陈鸿《长恨歌传》录时谣曰：“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为门上楣。”与前者相类，讽刺玄宗宠杨贵妃事。酒令：如《玄怪录·来君绰》威污蠖（大螾）改酒令曰：“以坐中人姓为歌声，自二字至五字。”令曰：“罗李，罗来李，罗李罗来，罗李罗来李。”²¹《刘讽》众女郎酒令“鸾脑老，头脑好，好头脑鸾老”²²。酒令均为考验头脑灵活程度和口齿的伶俐与否，在此纯属文字游戏。

三、“诗笔”——小说与韵文的间离与融合

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中曰：“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踰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²³研究者对“温卷”说持不同看法，但对于唐传奇作者追求“文备众体”，追求“诗笔”，则均能高度认同。唐传奇中

¹⁹ 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259 页。

²⁰ 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13 页。

²¹ 牛增孺：《玄怪录》，程毅中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2006 年版，第 39 页。

²² 牛增孺：《玄怪录》，程毅中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2006 年版，第 54 页。

²³ [宋]赵彦卫，傅根清点校：《云麓漫钞》，北京：中华书局 1996 年版，第 135 页。

的韵文水平很高,明杨慎《艺林伐山》卷一七中说:“诗盛于唐,其作者往往托于传奇小说神仙幽怪以传于后,而其诗大有妙绝千古、一字千金者。”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曰:“惟《广记》所录唐人闺阁事。咸绰有情致。诗词亦大率可喜。”²⁴唐代是诗歌的国度,而进士是其中重要的诗人群体。唐传奇作者也多为进士,或参加过进士考试。唐代以诗赋科考,参加进士考试或高中进士的士子,在诗歌创作方面均有较高的文化修养,这也是唐传奇中诗歌水平较高的重要原因。

关于“诗笔”,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长恨歌笺证》一文中指出:“赵氏所谓‘文备众体’中‘可以见诗笔’之部分,白氏之歌当之,其所谓‘可以见史才’‘议论’之部分,陈氏之传当之。”²⁵李剑国在《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中分五种情况论述了韵文在唐传奇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是以诗歌代替人物对话,最典型的是《游仙窟》,完全是舞文弄墨,自炫自娱。二是录入作者或他人题咏作品中人物事件的诗歌,一般同情节发展没有关系。如《莺莺传》的杨巨源《崔娘诗》、元稹《会真诗》,《李章武传》中李助所赋诗。三是鬼魅以诗自寓,如《东阳夜怪录》、《玄怪录·元无有》等,乃以诗为戏,以造文趣。四是根据情节需要为人物撰写诗歌,如《传奇·郑德麟》;甚至也未必是情节所必需,只是为增加作品文采而作的点缀,这种情况很常见,如《周秦行记》。五是根据规定情景通过人物自题自吟或赠答酬对,抒写人物的情绪,或有意识创作抒情氛围乃至意境。上述五端当然都是“以见诗笔”的,但最有审美意义的“诗笔”乃是末一种,因为它造成小说的诗意化特征,是小说家诗意识的最本质的体现。²⁶

以上两位先生所论,可谓唐传奇与“诗歌”融合的几种重要方式。另有不直接引入诗歌,而是将诗歌的语言和意境融入唐传奇者,窃以为,此为唐传奇“以见诗笔”

²⁴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86页。

²⁵ 陈寅恪:《陈寅恪先生全集》,台湾:台湾里仁书局1979年版,第694页。

²⁶ 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0页。

的最高境界。

小说是叙事文体，唐传奇的语体为文言，具有和诗歌语体相一致的特征；但在中国诗歌主要是一种抒情文体，语言较唐传奇更为凝练，也更多用典。如果小说中诗歌过多用典，而不是一目了然，则会产生小说和诗歌的“间离”效果。前文所举《东阳夜怪录》中诸物怪所作诗，用典频仍，颇有掉书袋之嫌，汪辟疆认为虽然非常“奇闢”，但“冗而寡味”，不无道理。《莺莺传》中间插入河南元稹《会真诗》三十韵，亦为累赘。元稹此诗从诗歌层面衡量，情景交融，善于用典，叙议结合，将崔张相爱相约相会至分手事写得诗情画意，完全是一部诗歌体的《会真记》。但从唐传奇和韵文融合的角度来考量，《会真诗》三十韵不是一首好的小说诗歌，因为它既不是情节性诗歌，对人物形象塑造也无益。我们在阅读唐传奇时，此类诗歌间离了我们的阅读，而将此类诗歌略过不看丝毫不影响小说的理解。当然，不仅李剑国先生说的第二类诗歌，唐传奇融入的众多诗歌都具有某种程度的间离作用。

《甘泽谣·红线》薛嵩以歌送红线，请座上客冷朝阳作歌词曰：“采菱歌怨木兰舟，送别魂消百尺楼。还似洛妃乘雾去，碧天无际水长流。”²⁷此诗扣紧了送别这一题材，“魂消”“洛妃乘雾去”“碧天无际水长流”诸语，均需读者脱离《红线》一文的语境，而进入诗歌的语境去体会别离之情。如《许云封》篇许云封外祖父抱刚出生之云封向李白“乞撰令名”，李白醉书云封胸前曰：“树下彼何人？不语真吾好。语若及日正，烟霏谢成宝。”此诗为许云封得名之由来，是情节性诗歌，非常重要；但此诗却对读者造成强烈的间离效果，因为看不懂此四句诗，即不理解李白为许云封取名却写此四句诗。李公佐《谢小娥传》“车中猴，门东草”“禾中走，一日夫”，亦此类也。

楚歌，是唐传奇中一类较为独特的诗歌类型。项羽《垓下歌》、刘邦《大风歌》《鸿鹄歌》和戚夫人《舂歌》都是史上著名的楚歌，或气势豪迈，或慷慨凄凉，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洞庭灵姻传》中柳毅为洞庭龙女报信，钱塘君杀无情郎救出龙女后，有洞庭君、钱塘君和柳毅三首楚歌。洞庭君歌，述钱塘君救女事，同时感谢柳毅的传递书信令他们父女骨肉团聚。钱塘君之歌臧否龙女前夫不当人子，致使

²⁷ 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262 页。

龙女受屈，赖柳毅素书而使洞庭君一家团聚，并祝福柳毅。柳毅则述传递信笺之缘由，及哀冤既雪之庆幸，最后为即将离去而悲伤不已。三首楚歌系三人即兴之作，却颇具古风；虽与全文情节紧密联系，但殊不易懂，今日读者诸君阅至此也当再三阅读方悟。楚歌之外，更有骚体诗在焉，沈亚之《湘中怨解》汜人《风光词》即是，其后有汜人歌曰：

沂青山兮江之隅。拖湘波兮袅绿裾。

荷拳拳兮未舒，匪同归兮将焉如？²⁸

汜人能诵《九歌》《招魂》《九辩》等楚辞，亦能拟楚辞作诗，其诗绝艳，举世无以上之。观以上二诗，则可知汜人歌之深奥。亚之此文所设之隐含读者，自当为具有高度诗文修养的文士，所以在当时自不乏解人。不过可想而知，即使在当时，读者诸君阅读《风光词》和汜人歌，也会暂时脱离该传奇文本，而是进入对诗歌的参悟之上。反观今世读者，在阅读该篇传奇文时，自然也会被诗歌所“间离”，某种程度上造成阅读障碍。此时诗歌和传奇文稍显脱节，不能达成很好地融合。

唐传奇所融入韵文的特点之一，是融入当时最新的诗歌文体。词在唐代被融入传奇文，是得风气之先的。词属诗歌的范畴，但和古体诗、近体诗区别又较大。词是一种抒情诗体，调有定格，句有定数，字有定声。唐代的词，更多反映男女间相思爱情婚姻等题材。秦醇《谭意歌传》谭意歌有词二首，其一曲名《极相思令》：

湘东最是得春先，和气暖如绵。清明过了，残花巷陌，犹见秋千。
对景感时情绪乱，这密意，翠羽空传。风前月下，花时永昼，泪洒何言。
又作《长相思令》一首：

旧燕初归，梨花满院，迢迢天气融和。新晴巷陌，是处清车轿马，
楔饮笙歌。旧赏人非，对佳时，一向乐少愁多。远意沉沉，幽闺独自攀
蛾。正消黯无言，自感凭高远意，空寄烟波。从来美事，因甚天教两处

²⁸ 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57 页。

多磨？开怀强笑，向新来宽却衣罗。似恁地人怀憔悴，甘心总为伊呵。²⁹

意歌幼丧亲，养于小工张文家，文被官妓丁婉卿诱，而将意歌归之。意歌后沦为官妓，迎欢卖笑于缙绅间，后脱籍。欲求良匹，久之未遇，及遇汝州民张正字，二人一见钟情。意歌与张正字相得甚欢者二年，张调官，分手之际意歌已有身孕。踰岁，意歌与之久不见，且未闻张娶，遂作此二词以寄之。“春女感阳则思”，暮春时节，天气和暖，春花谢了，秋千看遍，又忆情郎；但此密意也仅为空传，之前琴瑟相谐，此时风前月下却只有涕泪涟涟。（《极相思令》）旧燕已归，爱人又何时能归？梨花院落，天转新晴，处处清车轿马，酒宴笙歌。但物是人非事事休，空对佳景，独自怀愁。情人两地，惟强添欢笑，却是衣带渐宽人憔悴，皆为张郎。（《长相思令》）幸亏在张正字丧偶后，与谭意歌重结旧好，再续佳姻，最终二子登科，意歌身为命妇，夫妇携老，子孙繁茂。

李剑国先生《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认为只有他所说的第五类“诗笔”为最佳。其实李先生所叙以下三类：“三是鬼魅以诗自寓……以诗为戏，以造文趣。四是根据情节需要为人物撰作诗歌……甚至也未必是情节所必需，只是为增加作品文采而作的点缀……五是根据规定情景通过人物自题自吟或赠答酬对，抒写人物的情绪，或有意识创作抒情氛围乃至意境。”均可谓成功的小说诗歌。如《元无有》《东阳夜怪录》无物怪所吟诗歌，则索然寡味；《郑德麟》通篇以诗为勾连，以诗起以诗结，如无诗，则德麟与韦氏之情事也将减色不少。小说诗歌能够推动故事情节，有利于塑造人物形象，自然为佳作。许尧佐《柳氏传》叙韩翃与柳氏凄婉欲绝的情事，韩翃因调官离京遂与柳氏分别，又逢安史之乱耽搁数年，迨内乱平息，翃遣使持金问柳氏，且作《章台柳》诗赠之，柳氏亦有答诗。此二诗与小说文本融为一体。通过韩柳二人之诗，写各自不同的担心、伤心。其后果然柳氏命运多舛，落入番将沙吒利之手；幸亏韩翃遇到虞侯许俊，将柳救出归之。后又蒙皇帝诏将柳氏判还韩翃。《莺莺传》崔莺莺所题《明月三五夜》诗，之后张生欲冒崔之外兄求见，莺莺所赋“自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赖下床”诗，和张生将行崔所赋谢绝诗“弃置今何道，

²⁹ 张友鹤选注：《唐宋传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81 页。

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莺莺自抒情怀，能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均为小说诗歌中的佳作。

“诗笔”的最高境界是不直接引诗，而是在传奇文中创造诗歌的意境。这在唐传奇中有多处体现。如陈鸿《长恨歌传》叙唐明皇自成都返长安，被尊为太上皇，又从南宫迁至西内后，明皇深感事易时移，乐进悲生，“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莲夏开，宫槐秋落。梨园弟子，玉琯发音，闻《霓裳羽衣》一声，则天颜不怡，左右嘘唏”³⁰。此数语道出唐玄宗自刺死杨贵妃之后的伤感，一年春夏秋冬四季之度日如年，闻《霓裳羽衣曲》而深感物是人非，欲语泪先流。“春之日，夏之夜”四句如一首充满伤感的四季诗，有情有景，意境佳成。《甘泽谣·红线》篇红线向潞州节度使薛嵩叙其至魏郡田承嗣寝帐盗床头金合事，归途，将行二百里而见“铜台高揭，而漳水东注；晨飏动野，斜月在林”。此四句可抵一首晨兴诗，用语简练，景中有情，实为诗笔之佳制。《传奇·文箫》篇叙书生文箫居钟陵郡道观紫极宫，中秋上升日睹一姝，“幽兰自芳，美玉不艳，云孤碧落，月淡碧空”³¹。寥寥数语，即为一首赞美诗。

四、唐传奇使用韵文的原因

唐代社会诗歌为主要文体，唐诗为一代文学之代表，是唐传奇中融入大量韵文的大文化背景；唐传奇作者多参加科举考试，可知唐传奇作者具有较高的诗文修养，这是韵文融入唐传奇，且唐传奇中韵文总体水平较高的主观因素。唐代科考科目以诗赋取士，士子为求闻达而向主司“行卷”“温卷”，如前所引赵彦卫《云麓漫钞》言，温卷中“可见史才、诗笔、议论”，这一取士制度和行卷、温卷之风也催生了大量融有高水平诗歌的传奇文的问世。再有，唐传奇的接受者为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人士子，这也是唐传奇作者最为重要的隐含读者，因此，唐传奇语言和其中所融入诗歌语言的高度凝练性，甚或大量用典，均有其原因。

³⁰ 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18页。

³¹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1页。

有些唐传奇作者在传奇文中即交待创作的缘起。如沈既济在《任氏传》文后半部分说：“建中二年，既济自左拾遗于东吴。将军裴冀，京兆少尹孙成，户部郎中崔需，右拾遗陆淳皆适居东南，自秦徂吴，水陆同道。时前拾遗朱放因旅游而随焉……众君子闻任氏之事，共深叹骇，因请既济传之，以志异云。”³²沈既济在此提及的朋友皆为科举考试胜出者，且昼讌夜话，各徵异说。以上诸人有传奇作者和接受者，虽在此未提及阅读传奇文之事，但可推知既济传任氏之文成，以上数人必将阅之。李公佐《庐江冯媪传》文末作者交待：“元和六年夏五月，江淮从事李公佐使至京，回次汉南，与渤海高钺，天水赵僎，河南宇文鼎会于传舍。宵话徵异，各尽见闻。钺尽道其事，公佐因为之传。”³³《李娃传》作者白行简叙“予与陇西公佐话妇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国之事。公佐拊掌竦听，命予为传”³⁴。是为叙白行简向唐传奇大家李公佐述奇异之事。《长恨歌传》文末叙曰：

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教书郎尉于盩厔。鸿与琅琊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歌既成，使鸿传焉。³⁵

此段文字交代了《长恨歌》和《长恨歌传》的创作缘起。而王质夫劝大文豪白居易作诗记之，居易复劝陈鸿作传，可谓一段文坛佳话。在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正文“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小注中有云：“乐天每与予游从，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斋，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³⁶从以上引文和元稹注释可知，在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文人圈，他们讨论、创作、传播唐传奇作品，并督促有意向者完成有价值的传奇题材。唐传奇的作者群和读者群相对稳定，

³² 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48 页。

³³ 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98 页。

³⁴ 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06 页。

³⁵ 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19 页。

³⁶ [唐]元稹，冀勤点校：《元稹集》，北京：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116~117 页。

而且文化素养均较高，这也是唐传奇取得较高成就的重要原因。其他唐传奇作品中也有提及，如元稹提及与李公垂谈论《莺莺传》，且公垂作《莺莺歌》事。《异梦录》作者沈亚之提及与陇西独孤铉、范阳卢简辞、常山张又新、武功苏滌谈论邢风事，催促沈亚之记录此事；迨文既撰成之次日，又在渤海高允中、京兆韦諲、晋昌唐炎、广汉李瑀、吴兴姚合等诸位朋友间传阅。阅读之后又有与作者的交流，对于唐传奇的接受是积极有益的。读者接受和作者创作之间也形成了良性互动。

结语

唐传奇作者在创作时有自己独特的目标：“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³⁷在文体方面希望能做到“文备众体”，从而使得传奇文能见“史才、诗笔、议论”。正因如此，唐传奇作者创作出诸多凄婉欲绝的传奇文，且使得传奇与诗律相并称。唐传奇中的诗歌重彩纷呈，虽然有些篇目存在逞才炫巧之作，和一些同情节发展和人物形象塑造毫无关系的诗歌；但传奇文中的大部分韵文水平较高，且与传奇文融为一体，实在是小说诗歌史上的杰作。同时，因为小说中的诗歌有情有景，意境悠然，故也为广大诗歌研究者所赏誉。唐传奇中的诗歌，可谓是文言小说诗歌中的巅峰之作。

参考书目

- 唐·元稹，冀勤点校：《元稹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唐·李复言，程毅中点校：《续玄怪录》，中华书局，2006年。
唐·牛僧孺：《玄怪录》，程毅中点校，中华书局，2006年。
唐·张文成，李时人、詹绪左校注：《游仙窟校注》，中华书局，2010年。
宋·赵彦卫，傅根清点校：《云麓漫钞》，中华书局，1996年。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华书局，1958年。

³⁷ 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48页。

鲁迅：《鲁迅全集》第 07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

陈寅恪：《陈寅恪先生全集》，台湾里仁书局，1979。

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

张友鹤选注：《唐宋传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年。

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 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